



有种爱情  
痛彻心扉

19 严谨搭讪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难得求你办件事！”

“你就不能找个快餐店，先带乐乐进去暖和会儿？好了好了严谨，你离更年期还远着呢，怎么快跟咱家老太太一样啰唆了？我尽快过去行不行？”

就在严家兄妹在电话里斗嘴的时候，季晓鸥也被严谨的大嗓门儿吸引了，她正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座驾。她略微有点儿近视，为了爱美不肯戴有框眼镜，也不肯戴隐形眼镜，宁

可看东西就那么模糊着。此刻虽然天色已暗，但她也能看清楚那是一辆黑色越野车。

季晓鸥对车并无研究，就像她不在意衣服的品牌一样，因此她并不知道那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就是号称SUV里的劳斯莱斯的路虎探索系列，只是觉得在天天堵车的北京城里开这种车实在太“二”了，既占车位又费汽油，除了比较拉风，真没什么好处。

车主人正背对着她接电话。一件卡其色的俄式军装麂皮外套，牛仔褲的裤腿塞在高帮陆战靴里，他和车子像隶属同一系列，二者在一起，几乎一样的高度，同样挺拔、利落，透射出的气质简直如出一辙。

季晓鸥当年是电视剧《士兵突击》的铁杆粉丝，对一切带有军旅标志的事物均有超乎寻常的热爱。她默默地揣测：假如对面这个家伙转过身来，是像七连长多一点儿呢还是更接近袁朗的神韵？

那边，严谨已经暂时稳住妹妹和外甥，挂了电话大步走过来。

“季晓鸥，真巧啊！”严谨叫得顺口，这是他泡妞常用的自来熟伎俩，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时候，他漫不经心的魅力渗透其实已经开始了。

“去哪儿？我送你。”他说。

对季晓鸥而言，在大街上突然被一个陌生人熟稔、准确地叫出名字，无论

如何也不是一声寻常的寒暄。她先是被惊吓，接着被对方坦然的姿态所迷惑，开始在脑海中寻找对方的资料，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个皮肤晒得像黑巧克力一样的男人。

“你是……”她睁大了那双本来就不小的眼睛。

“不记得我了？”

“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严谨的自信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失望之色溢于言表，但面对暂时的挫折他没有退缩，伸手在上衣兜里一通乱摸，总算找到一张名片递了过去。

季晓鸥接过名片，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

“严……严谨？”

“对啊，情人节那天，哦，不是，情人节后那天，我们在酒店里见过，还记得吧？”

季晓鸥收起微笑，微微张开了嘴，忽然想起了那些美丽的玫瑰，也想起了在酒店电梯里的那次偶遇。

情人节的遭遇，实在让季晓鸥记忆深刻，想忘都忘不掉。说到起因，是美容店里一个名叫方妮娅的老顾客，情人节的夜晚丈夫却在外地出差，无聊之中她找到季晓鸥，说她有一个单身派对的请柬，让季晓鸥跟她一起去，看看能否遇到适龄的单身“高富帅”。她劝季晓鸥：“就算找不到可以做老公的男人，至少也能找着一个够资格包养你的吧！”

“呸！”季晓鸥啐她一口唾沫说，“谁有资格包养我？等我有钱了还打算包养别人呢！”

话虽如此，她还是按照方妮娅的着装要求打扮好，即上衣领子必须低至能露出“事业线”，裙子下摆要高于膝盖10厘米，然后跟着方妮娅去了酒店。可惜那场派对虽称为单身派对，但大部分来宾都是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女性，偶有几个男宾出现，要么大腹便便年过不惑，要么年轻殷勤得令人生疑。她俩感觉极其扫兴，正打算撤退之际，却发现回家已经成为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人节的夜晚，满城大堵车。无奈之下，方妮娅出资开了个标准间，她俩索性在酒店里睡了一夜，在退房离开时便与严谨在电梯里狭路相逢。

因为当时严谨一直挡在电梯门口，和他面对面站着的季晓鸥，并没有看到严谨身后那个人的长相，但严谨和他暧昧的对话，她听得清清楚楚——情人节后的清晨，酒店电梯，两个衣冠不整的男人，尤其是严谨，衬衣扣子只系了中间两粒，胡子没有剃干净，整个人透着股邪气，明显不是多正经的人，可又让人不得不承认他邪得十分有范儿。他最后付钱的那一幕，哎哟哟，让人不想歪都不行。

（摘自《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铁血男儿  
卧底毒窟

31 程建邦的计划

他的目的是获取情报，不是让你跟他交朋友，那样就算得到再多的情报又有有什么用？”

程建邦一拍桌子站起身，说：“你他妈说谁死脑筋？我进去不能获取情报吗？难道你是死人？你如果连传递情报这点事儿都做不了就趁早滚回去，老子一个人也办得到。”

听到这儿，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老资格摆一摆，意思意思就得了，这程建邦自打见了面就阴阳怪气的，这他妈算哪门子搭档，这种态度还过什么命？我一巴掌差点儿把桌子拍散，站在他对面瞪着他：“你他妈有话好好说，还没完没了了？我来这里不是看你脸色、听你要嘴皮子的，有能耐咱就在事儿上真刀真枪地比画，不见得谁比谁强。什么搭档，狗屁不如，你瞧不上我，你当我把你当回事儿了吗？不满意现在就去跟上面汇报，随你怎么说我都认了，回去背处分也比在这儿看你这张脸强。”

我气冲冲地拿过他手里的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一把从他嘴上将烟头揪下来，对着火，又把烟头塞回他嘴里。我的骤然爆发让程建邦好半天没回过神儿来，直到他的眼睛被烟熏着才回过神儿来。

“你看你，还真急了。”他笑起来，“老子，哦不对，是我，我在这破地方都他妈待了俩月了，裤裆里都快发霉了，

好不容易见到自己人能敞开了说话，你让我发发牢骚怎么了？”他居然委屈地看了我一眼，又说：“我知道你，秦川嘛，西北最大制枪枪械的案子就是你办的，还捡了一条命回来。”

他拍拍我的肩膀，满脸敬意地说：“说起来，你也算是我心目中的传奇人物。”

看着他在短短几分钟内转变如此之快，我不禁有些佩服，更深刻地明白了徐卫东说他经验丰富的含义。我想，刚才他说的那些关于我的事，一定是徐卫东告诉他的，我不由得有些感激徐卫东，他这么跟程建邦说，无非是为了避免我在一个老探员面前太过自卑。至少现在，我与程建邦之间似乎有了正常而相对平等的感觉，接下来我只需要用自己的实力维系住这种平衡就好。

我见外面天色已经昏暗。“别废话了，你有什么计划？”我说着坐了下来。

程建邦收起笑脸，也坐了下来，拿起一瓶啤酒跟我碰了一下，说：“我打算混进监狱，在那种环境里更容易接近目标，搞不好能事半功倍。你在外面负责接应，帮我传递消息，就算他出不来，至少也可以帮我引见其他大毒贩。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情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就出来，就算做个毒枭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听到他这番不切实际的话，我觉得

很不可思议，在我看来这就好像是一个讲了一半的故事，我接着他的话说：“嗯，对，然后你我联手，不出三年就能称霸金三角，接着带着全部毒品和兄弟回国自首，这件案子就算结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就不复存在了，对不对？”

我不顾他满脸惊讶，语气一转说：“这他妈是泰国，你当监狱是你家开的，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泰国国王是你大爷？”

程建邦看了我好一会儿，说：“你这个想法很有想象力，但实施起来变数太大，不可取。”他诡异地一笑，接着说，“至于进出监狱，这事儿其实很简单，用不着麻烦泰国国王，我要出来的时候，你给送你来的那个老刘说一声就行。”

老刘在送我来的车上说过，只要有需要就联系他，他会尽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给我提供最大的帮助。如此看来，程建邦随时出狱的事儿应该是可行的，之前我也想过一些可能出现的会用到老刘的状况，最多就是在和泰国警方发生误会时需要他的协助，却从没往这方面想过。

我说：“你跟他确定过吗？确定可以来去自如？如果他能帮忙，为什么非要……抢劫？”

（摘自《任务：活着再见1》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我的大脑一时没跟上这一连串的信息爆炸，像一个在电压不稳状态下的电灯泡，忽明忽暗。冷静一下，我才说：“他是因为杀人进去的，就算不死，在里面蹲个几十年也没什么稀奇的。任务是接近他没错，可你在里面陪他坐牢算怎么回事儿？你死脑筋吗？接近他的目的……”说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大，压低了声音继续说：“接近